

## 楔子 女殺手燕十三

燕十三，芳齡十九，是個殺手，她的眼裡沒有活人，因為活人換不得銀子，一個人頭百兩黃金，無論男女老少，執行任務時她眼睛都不會眨一下。

他們一家是從北向南逃荒的難民，當時她還叫做阿扶，沒多久父母親相繼餓死在路上，父親臨終時將身上最後半塊紅薯塞到她手裡，告訴她要活下去，那年燕十三僅僅六歲，為此不管草根樹皮還是蟲子溪水她都吃，就是為了活下去。

燕十三有個師傅，他自稱「鬼王」，師傅常年戴著面具，十三年來她從未見過師傅真容。

那日在市井與野狗搶食，她手腳並用，先是壓住了才五個月大的野狗，繼而抓起手邊的一塊碎石狠狠砸在了狗頭上，鮮血瞬間染紅了雙手，她從狗兒的嘴裡奪得一小塊包子皮，就著手上的血胡亂塞進嘴裡。

「為何要殺牠？」戴著銀色面具的鬼王擋住了照在燕十三身上的陽光，她的眼睛似狼般兇狠、狡詐，可他卻極為喜歡這雙眼睛。

「牠搶了我的包子，該死。」那包子是她冒著被人打死的危險偷來的，搶她的食物，無論是人還是畜生都該死。

燕十三將那野狗丟棄在牆角，把手上的血塗抹在牆壁上，轉身就走，她頭髮凌亂，身上衣不蔽體，個子十分瘦小，若是不細細瞧去，根本都分不清是男是女。

「拜我為師，我教你功夫，你替我殺人，如何？」

「管飽嗎？」燕十三回過頭，她所求不多，只想一日三餐能吃個飽飯。

「管。」

燕十三轉過身，右手在破爛的衣服上擦了又擦，儘量使手心乾淨一些，接著毫不猶豫的牽起陌生男人的手，「走吧。」

她不太明白拜師具體為何，也不知道功夫為何物，但她知道何為殺人，就如同她剛剛殺了那畜生，殺畜生是殺，殺人亦是殺，只要日後能吃飽飯，她就幹。

「哈哈哈！有趣，你這小姑娘當真有趣至極，我已經很久沒有遇見過這麼有趣的孩子了。」鬼王握緊她的手，「日後你就隨我姓燕，你如今排行十三，就名十三吧，記得了嗎？」

走出無人的小巷，燕十三挺直了腰桿，點點頭，「記得了。」

從那日起，世上再無阿扶，只有燕十三。

鬼王有很多徒弟，男男女女，都是街上流浪的乞兒，可活下來的卻沒有幾個，他們不是死在鬼王手裡，而是死在同門相殘。

拜師的第一天，燕十三就殺了個男孩，比她高、比她壯，燕十三被他按在地上，脖子被骨瘦如柴的枯手卡住，她差點喘不過氣來，可她不能死，父親說了要活下去，於是她攥起拳頭，朝著男孩的眼睛打了下去。

男孩吃痛，手下鬆了力氣，燕十三立刻掙脫，見男孩的雙手被長長的鐵鍊鎖住，她用鐵鍊環住男孩的脖子，男孩哭叫著，痛苦的掙扎，燕十三卻毫不在乎。

最後男孩死了，燕十三得到了五個包子，她縮在牆角，像受傷的小狗一般舔拭著手臂的傷口，而後一股腦的將兩個包子塞進嘴裡，燕十三沒有哭，在她眼裡，人

命和畜生的命沒什麼不同，死了就死了。

就這樣，燕十三成了鬼王的得意門生，因為她最狠也最無情，十五歲就能獨自出任務，四年間從未失手，她的臉上也戴著一張面具，那是鬼王給的，鬼王門下活下來的只有四名弟子，可只有燕十三一人有面具。

「妳就是我，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婦人幼兒，一個人頭百兩黃金，這世間的人沒有妳殺不得的。」

燕十三從鬼王手中接過面具，戴在臉上，擋住了無情的容顏，「是，師傅。」比起寺廟燕十三更喜歡義莊，比起活人她更喜歡死人，比起兒女情長她更喜歡手起刀落……可是殺了這麼多人，她還是不喜歡血腥味，反而更喜歡包子的香氣，一輩子都吃不厭。

### 第一章 花船上的相遇

鬼谷是江湖上令人聞風喪膽的殺手組織，掌門名為鬼王，他手下有四大高手，不知男女，也無人識得他們的面容，因為知其身分的人都死了。

鬼王是個瘋人，一個人頭百兩黃金，只要他接了帖子，權貴也好乞丐也罷，這人定會身首異處，可這殺人的帖子鬼王也不是每個都接的，他脾氣陰晴不定，喜怒無常，做事全憑心情，沒人能摸的清他。

鬼谷在江湖上是個謎，一提起鬼谷，江湖俠士只能無奈的搖搖頭，除了一個人頭百兩黃金的規矩，其他竟是什麼都不知曉，就算名門正派有心想要替天行道，卻遍尋不著鬼谷的老巢，好在鬼王門下只有四名弟子，成不了什麼氣候，江湖人士也就不再揪著不放了。

燕十三喜黑衣，因為耐髒，鮮血濺了上去也瞧不出來，她的粗布包裡包著三顆人頭，新鮮的還滴著血，她將行囊交給門口守著的光頭小廝，無須多言，燕十三負責殺人，光頭小廝負責將人頭交給買家，一切都是規矩。

「喲，十三回來了。」一名白衣公子手持摺扇飛身登上房頂，坐在燕十三身邊，清風吹過，燕十三身上傳來一股刺鼻的血氣，他挪了挪屁股，拉開兩人的距離，

「既然回來了，不妨先去清洗一番，換件衣裳，妳那幾個破包子，無人同妳爭搶。」

「與你無關。」燕十三嘴裡塞著第三個包子，手中的油紙包還有四個，這包子她一口氣能吃十個，可惜今日她回來晚了，鎮上的老闆說只剩七個。

「我排行第七，怎麼著妳也得喚我一聲師兄，小丫頭沒大沒小的。」燕七解下腰間的酒囊，「別噎死了。一個姑娘家坐沒坐相，吃沒吃相，吃個包子而已如同餓狼撲食似的，從小到大都是這個德行，不知長進。」

「謝謝。」燕十三用袖子抹了抹嘴角的油脂，不客氣地接過酒囊喝了一大口，下一瞬她連著嘴裡的包子都跟著吐了出去，「燕七！這是酒！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燕七笑彎了腰，右手的摺扇在胸前猛搗，「燕十三啊燕十三，妳還真是蠢得可愛，這是酒囊，裡面不盛酒難道盛水嗎？」

「我不喝酒。」燕十三扣上木塞，將酒囊塞回燕七懷中，盯著被她吐出去的半個包子，包子是白菜豬肉餡的，還有好大一顆，她把手伸了出去，想著房頂上不過都是些塵土罷了，吹一吹還能吃的。

「燕十三！妳不是在街頭巷尾遊走的畜生，妳是個人，活生生的人！」燕七握住她的手，力道極重，燕十三的手立刻紅了。

燕七若走在街上，路人皆會以為他是名門之後，舉手投足間貴氣又不失文雅，他待人彬彬有禮，笑起來一雙眼睛好似月牙，他還喜穿白衣，這是燕十三最為討厭的，白衣上的血跡最難清理。

「人和畜生一樣。」燕十三倒是沒和燕七較勁，少吃半個包子而已，犯不著和燕七打一架。

「妳！」燕七卸下了貴公子的偽裝，顯然氣得不輕，「不說這個了，師傅將妳賣了。」

他今日過來是為了重要之事，可不是為了這半個破包子。

「誰買我的人頭？」燕十三無所謂，吃下最後一個包子，將油紙團成一團，剛想將手上的油漬蹭到石頭上，聞得身邊一聲輕歎，隨後一條帕子遞了過來，純白色的，上面還繡著荷花。

「不用。」燕十三沒去接，這帕子太白了，她的手髒，不配。

燕七將她的手腕握在手裡，就像小時候那樣幫她擦拭汙垢，「無人買妳的人頭，這次不是讓妳殺人，而是讓妳護人。」

他們鬼谷一向只接殺人的買賣，這還是第一次，師傅接了護人的生意。

「我不會。」燕十三望著遠方的斜陽發呆，「我只會殺人，不會護人。」

「由不得妳，師傅已經接下，讓我傳話於妳，三個月後抵達姑蘇，到時自會有人和妳接頭。」燕七幫燕十三擦乾淨雙手，收起手帕，打量著她的側臉。

燕十三個美人，也很像他那個命薄的妹妹，倘若妹妹能活下來，也定會出落得如燕十三這般好看。

「從鬼谷到姑蘇快馬只需一個月。」

「那妳就騎頭驢去！」在燕十三面前，燕七那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總是破功。

「好。」燕十三認真的點了點頭，起身拍拍衣服上的塵土。

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買驢。」燕十三運起內力，幾個起落就是幾丈遠。

燕十三的輕功可謂上上乘，在鬼谷中僅在師傅之下，燕七望著她的背影，果斷放棄去追人，十五歲出師，殺人無數，燕十三並不是需要他護在身邊的妹妹。

燕七收起摺扇，單手一搖，接下袖中的玉笛，恣意地吹奏起來。

鬼谷師徒殺人如麻，可這隱匿在深山峭壁上的宅院卻好似人間仙境，江湖中能登上這懸崖之人可謂鳳毛麟角，這就是多年來無人能找到鬼谷老巢的原因。

燕十三右手提劍，左手牽著驢繩，周圍頻頻傳來笑聲，她回頭瞧了一眼，那些人好像在笑她的驢。

天要黑了，前方百步有一家客棧，燕十三肚子咕嚕嚕的叫著，她騎在驢上搖搖晃晃，想著燕七說的對，以這頭驢的腳程，趕到姑蘇確實得要三個月。

燕十三雖然嘴上不說，但她心裡還是挺喜歡燕七的，不為別的，只因燕七聰明，在他那就沒有解不開的問題。

燕十三覺得自己很笨，所以她很喜歡聰明人。

「收拾一間客房，好好餵我的驢。」燕十三走到店門前，從懷裡掏出銀子高高拋起，剛好落到小二手心裡，「再給我買十個包子，去你們這縣城最好吃的包子鋪買。」

縱使美味佳餚擺在面前，燕十三還是最喜歡包子。

燕十三出手向來大方，這些年她雖然沒算過具體砍下了多少個人頭，但是師傅分給她的銀子卻不少。

燕七經常念叨，他們這種有今日沒明日的人，保不准哪天就死在刀光劍影之下，無親無故的，留那麼多銀子做什麼，想吃什麼便吃、想買什麼便買，出門在外不能虧待自己，要住就住最好的客棧、要吃就吃最美味的食物。

燕十三沒有什麼想買的東西，最想吃的就是包子，客棧什麼的她不挑，只要安靜便可，柴房也能睡。

店小二引著燕十三前往客房，又將燕十三的驢牽去了後院，緊接著馬不停蹄的跑去城西的包子鋪買包子，這一番折騰下來，衣服都濕透了。

「姑、姑娘，寧城最……最……最好吃的包子。」他氣喘吁吁地道。

給銀子的都是大爺，況且這位姑娘手持寶劍，定是位闖蕩江湖的俠女，店小二可不想招惹什麼麻煩，這一路都將包好的包子揣在懷中，生怕包子涼了，惹得俠女不高興。

「多謝。」燕十三賞了店小二幾顆碎銀子，接過包子，還熱乎著呢，她心中一喜，熱包子總歸要比冷包子好吃。

「外面為何這般吵鬧？」她急不可耐的打開油紙，邊將一個包子塞進嘴裡邊問。

「姑娘，今兒個七月七乞巧節啊，等日頭落了，姑娘們都要去河邊點河燈，姑娘不妨也去瞧瞧。」

「乞巧節是什麼？」店小二說話間，燕十三又塞了個包子進嘴。

店小二張著嘴被問愣了，不知這位姑娘是真不知道還是故意捉弄，「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鵲橋相會，未出閣的姑娘們都想要個好姻緣……」

店小二一邊比劃著一邊向燕十三解釋，他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，豎起兩根手指，一個代表牛郎，一個代表織女。

「哦。」燕十三面無表情的點點頭，並沒有太大興致，將第三個包子塞嘴裡就關了門，將店小二和門外的吵鬧都擋了下來。

她喜靜，早知道今日城裡這般吵鬧，她就會選在荒郊野嶺露宿，隨便找棵樹湊合一夜也行。

吃過包子，燕十三躺下，她除了殺人無事可做，平日裡總是這般看著房梁發呆。客棧臨街，日頭一落窗外皆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喧鬧聲靠一層窗戶紙根本擋不住，燕十三微微皺眉，最後決定出去瞧瞧。

她翻身下床，將長劍包在布中，背在身後，劍便是她的命，無論去哪兒她都要帶

著。

燕七總說她身上沒有人氣，燕十三走在街上，女子們穿著薄紗裙，雙手捧著河燈，街上熱鬧極了，想來這就是人氣吧。

其實燕七說的不完全對，與其說她沒有人氣，不如說她根本就不是活人，而是一個飄盪在世間的孤魂，周圍往來的人彷彿都看不見她一般，他們歡天喜地談論的話燕十三聽不懂，不知他們為何高興、為何大笑、為何喋喋不休。

不過燕七一定能懂，燕七也是喋喋不休的人，她則是像師傅，兩人都是話少之人。

「快看啊，今夜的花船可真多！」

「那不是花魁的船嗎，也不知哪位公子有幸能登上。」

「今夜有得熱鬧了，聽說還有煙花呢。」

燕十三耳力極佳，周圍的聲音她都能聽清，花魁是什麼燕十三不知，但是遠處的花船確實是極好看的，河面上還漂浮一盞盞各色模樣的燈。

「姑娘，要不要買一盞河燈啊，乞巧節點河燈，求一份好姻緣啊。」步履蹣跚的老嫗走到燕十三身邊，她手裡捧著一個玉兔形狀的河燈，那雙手上滿是皺紋，指甲泛黑。

燕十三身邊還站著幾位姑娘，老嫗剛想推銷自己的河燈，沒承想那幾個姑娘見著她滿是嫌棄，急匆匆的走遠了。

「唉……」老嫗歎了口氣，本就佝僂的身姿更低了三分。

老嫗手上捧著一盞燈，手腕上還掛著三盞，燕十三接過老嫗手上的河燈，掏出一吊錢扔到她手上。「我要。」

「姑娘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用不著這麼多……」老嫗手腳慢，頻頻搖手搖頭。

燕十三不打算廢話，連餘下的三盞燈都不要了，轉身離開。

「姑娘……」老嫗抬腿想去追，但不知是那姑娘腳步太快，還是她老眼昏花，不過一轉眼的功夫，人群裡便再也尋不得那姑娘的身影。

燕十三來到河邊，學著姑娘們的模樣，小心翼翼的將玉兔河燈放到河水中，身邊的姑娘放下河燈後都閉上眼睛向上天祈禱，祈禱今生能尋得良人，一輩子白首不相離。

燕十三望著遠處最亮的那條花船，不知為何，她想上去看看，在船上眺望河岸，人群、河燈，又會是一番何等景象呢……

就在這時，黑夜中有三艘小船快速靠近，小船上的人登上花船，岸上的喧囂聲蓋住了船上的打鬥聲。

女人的嘶喊聲傳入燕十三的耳中，人命在她眼中不值一文，但這回她卻決定出手，不是為那船上的人，而是找到了登船的藉口。

「神仙！看、快看啊，是會飛的神仙！」孩童指著河面，邊跳邊叫道：「是織女，是織女下凡！」

「胡說什麼呢，那是行走江湖的俠客，可不是什麼神仙，那叫輕功。」大人揉著孩童的腦袋糾正。

那花船離得遠，人們聽不見、看不見，不知花船上的人此刻正經歷死劫。

「會功夫就是好啊，瞧她這是登花船吧。」

「那可是花魁的船，一個姑娘家去做什麼？」

「走南闖北的江湖俠女，誰知道人家腦子裡想什麼呢……」

「追命」是燕十三手中寶劍的名號，是師傅送的，名字被刻在劍鞘上，燕十三從未問過劍名的來歷，她沒興趣，劍於她來說是命，是因為這是她殺人的工具，僅此而已，劍在人在，劍毀人也差不多要亡了。

「救命啊，殺人了，殺人了！」

花船上的姑娘們抱頭聚在一起，被圍在中間的女子便是岸邊人口中所謂的花魁，花容失色，頭飾散落一地，華服被婢女踩在腳底。

這就是花魁嗎？不好看。燕十三用手中的追命擋下一記暗器。

「什麼人？」殺人者面帶黑巾，瞧不見真容。

這些人為的不是花魁，而是船艙裡的人。

「我想賞月。」燕十三抬頭瞧著皎皎明月，她改主意了，岸邊根本沒什麼好看的，反倒是今夜的月亮比較好看。

「不想死就快滾——呃？」為首的蒙面人話音剛落，握劍的手鬆開，雙手還未抬到脖子處，鮮血便急噴向甲板，脖子上一道長長的傷口，人應聲倒地。

「我想賞月……」燕十三說話慢，後半句話還未說出口，蒙面人一窩蜂的衝了上來。

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……燕十三出劍的速度極快，腳下凌厲的步伐得鬼王親傳，倒地的人甚至都未曾看清她的招式，便已經去見了閻王。

「姑娘既是想賞月，不妨落坐同我一起。」沾了血的紗簾被人掀開，一道男聲響起。

「小心。」燕十三拋出劍鞘，剛好為男子擋下暗器，下一刻追命的劍鋒已經劃過了那名黑衣人的脖子。

今日所殺之人不為錢財，她不用將他們的頭顱砍下，倒也省了不少功夫。

燕十三見過的死人比活人多，所以若是遇見了相熟的活人，燕十三絕對會認出，而眼前這人她剛好認得。

仙子。燕十三微低著頭，不自然的微微揚起嘴角，心中默念。

「姑娘？」男子撿起劍鞘，走上前遞到燕十三面前，「多謝姑娘今日救命之恩，在下鳳怡年。」

鳳怡年，原來這就是他的名字，好聽。燕十三從鳳怡年手中接過劍鞘，習慣性的將長劍穿過手肘，用衣袖擦拭寶劍。

追命嗜血，她卻討厭血。

「敢問姑娘芳名？」好聽的聲音在上方響起。

四年前初見，燕十三喚他仙子，那時她以為他是女子，他身著水藍色的長衫坐在馬車裡，掀開簾子露出側臉來，薄唇微張，也是同樣的一句話——

「敢問姑娘芳名，姑娘救命之恩，來日必定登門答謝。」

「阿、阿扶。」燕十三不敢上前，那麼好看的人，她怕自己汙了他。

「那妳姓什麼啊？」船塢裡一個小姑娘探出頭來，約莫十五六歲的年紀，面容稚嫩，話音奶聲奶氣的。

「我……」燕是師傅的姓，她已不記得自己姓什麼，只記得爹娘都喚她阿扶。

鳳怡年一身紅衣，此時衣袖被河面上的微風吹起，燕十三直直的看著，移不開眼睛。

燕七說，若有朝一日她瞧見一個男人時會移不開眼睛，心臟咚咚咚的狂跳著，還想和他一輩子在一起，這便是喜歡。

可她為何會喜歡他？因為……因為他好看，對，就是這樣。

鳳怡年走到燕十三身邊，用衣袖幫她擦拭手上的血，紅衣染了血全然瞧不出，就和她的黑衣一般。

「阿扶姑娘，請。」

燕十三正不知該如何回答小姑娘的問題，正巧鳳怡年邀她賞月岔開了話題，她心中歡喜，連忙點頭答應，「嗯。」

船上橫七豎八的躺著一堆蒙面死人，被稱作花魁的女子早已嚇暈過去，圍在身邊的侍女抱成一團，昏的昏，哭的哭，無一人敢抬頭。

燕十三趕路時在義莊睡過，在墳堆睡過，殺人殺累了，有時她也會就著滿地的屍首，抱著劍在牆角小憩片刻。

若是有活人，她是萬不敢打瞌睡的，但是死人她不怕，所以當鳳怡年邀請她坐下一同賞月時，燕十三覺得再正常不過。

「公子的口味什麼時候變這麼重了，那姑娘滿身血氣，公子還邀她賞月。」剛剛冒頭的小姑娘匆匆退回了船塢，船塢中還有個男童，年紀與她相仿。

男童正在收整手上的鞭子，鞭子上染著血，他嫌棄的用帕子仔細擦拭著，「風雅。」小姑娘瞪大了眼睛，她走路時手腕上的鈴鐺發出清脆的響聲，她不悅的拍著男童的腦門，小聲道：「同花魁在船上賞月叫風雅，同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人在滿是屍體的船上賞月，這叫詭異。」

「哦。」男童歪著頭想了會，「有道理。」

「你個呆子。」小姑娘罵了一聲便氣鼓鼓的走去一邊不再理他。

鳳怡年抬頭賞月，燕十三側頭看他。

「好看嗎？」鳳怡年抬頭淺笑，他笑起來眼中像映著桃花，讓燕十三移不開眼。

「好看。」

鬼谷的規矩，師傅問話，有問必答，就算燕十三不喜說話還是要開口，但燕十三並不討厭鳳怡年跟她說話，只是她不知要說些什麼好，只能一問一答，鳳怡年不問，她便瞧他。

「我和月亮比，誰更好看？」

「你。」燕十三毫不猶豫的回答，冰涼的手指抵上了他側臉，他的臉是熱的，還有些泛紅，「你比月亮好看，比……比花魁好看。」

他是這船上最好看……不，是她十九年來見過最好看的人。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鳳怡年笑彎了腰，任由燕十三的手在他臉上輕撫。

四目相對，透過燕十三的眼睛，他看到了思念已久的那抹純粹，她殺人不眨眼，可卻又是孩童心性，所有的情緒都映在眼中，從不會騙人。

「阿扶喜歡我？」鳳怡年將臉湊近了些，讓燕十三將手掌都貼在他的臉頰上。

「我的媽啊……」船塢中的小姑娘張大了嘴巴，像是見了鬼一般，她雙手搭在男童的肩膀上，使勁的搖晃著，「你看見了嗎，看見了嗎？公子他可是最不喜和人接觸的，連穿衣都不用下人伺候，可眼下……」

「不瞎，看見了。」男童微皺著眉，雖也是驚訝，卻沒小姑娘那麼誇張。

「喜歡！」燕十三認真的點點頭。

「只喜歡我一人？」

鳳怡年話語曖昧，若是換了尋常女子，只怕此刻早就慌亂的跑開了，才剛見面，還只互道了姓名，餘下的什麼都不知，竟就將「喜歡」二字說出了口，誰人受得住啊。

燕十三想了想，「不，我還喜歡師兄，喜歡師傅。」

若是沒有燕七，她現在早就身首異處了，燕七臉上有一道長長的傷疤，猙獰得像一條極為噁心的蟲子，那是為了救她所致。

燕七本也是好看的少年郎，卻因為那一道疤，整日將人皮面具戴在臉上。

至於師傅，若是沒有師傅，她還會活著嗎？燕十三不知道，因此姑且也將師傅算作喜歡的人吧。

鳳怡年聞言有些微不悅，但他很快嘴角輕挑，露出一個魅惑的笑容，「可最喜歡的一定是我吧。」

「嗯。」燕十三點頭。

是的，她最喜歡的是他，四年前她就喜歡他，四年過去了，她一眼便認出了他，心中的那份歡喜也從未褪去。

「我也最喜歡阿扶。」鳳怡年的手指勾過燕十三的下顎，拉近了兩人的距離。還是這麼重的血氣，無論何時她身上都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殺了太多的人，連佛祖都度不了她。

「也是因為我好看嗎？」燕十三問道。

「是啊，阿扶比月亮裡的嫦娥都好看，可我喜歡阿扶，不單只是因為阿扶好看。」

「還因為什麼？」燕十三想知道，急迫的想知道。

燕七說她是個慢郎中，除了殺人時著急，其他時候皆是慢悠悠的，一副沒睡醒的模樣。

「因為阿扶功夫好啊，可以保護我。」鳳怡年像是在哄騙孩童一般。

這話若是正常人聽了，肯定會認為他是腦子壞了在說胡話，可他遇上的偏偏是不懂人情世故的燕十三。

「嗯，我可以。」她真的可以，師傅不是讓她去姑蘇護人嗎，她不只會殺人，也會護人。

船塢中，小姑娘一臉困惑，「公子生病了嗎？好好的人怎麼今兒個總說胡話。那

女人什麼來路啊，怎麼把公子弄得都不正常了，還有這些刺客，幕後主使是誰，我們這一路可是招惹上什麼人了？」

「不知。」男童回答。

「說來奇怪，公子何時在意過什麼乞巧節，卻花重金拍下登上花船的機會，我們明明是要趕回姑蘇的，都在這裡耽擱三日了，公子說要等人，難道等的就是她？」

「不知。」

「哼，你就是塊木頭，一問三不知，要你有何用。」小姑娘頗為生氣，狠狠的瞪了男童一眼。

這時候，燕十三突然像是被燙著了，猛地把手收回來。

「不知姑娘獨自一人要去何處？」鳳怡年溫和地問，她明明最喜歡摸他了，她總說他皮膚細膩，總是摸不夠，好好的為何要將手收回？

麟，她的手太麟了，她的一雙手是在鮮血裡浸泡著的，燕七說他們鬼谷的人沒一個乾淨，其中就數她的手最麟，因為她最無情也最冷血，她的血是冷的，她的心是冷的，她的身體亦是冷的，她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罷了，毫無人性可言。

他是天上的仙子，她不能弄麟他。

「姑蘇。」燕十三將雙手收回衣袖中，再也不敢碰他了。

「巧了，我也要前往姑蘇，阿扶，咱們一道可好，保護我。」

燕十三的手足無措他都看在眼裡，來日方長，鳳怡年，你虧欠她的，要用一輩子來償還。

「嗯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無人能傷你，我會砍下他們的頭。」燕十三認真地道。船塢裡的小姑娘身體一抖，她回頭瞧了眼身後的男童，他也不自覺的後退了半步。燕十三是江湖上頂尖的殺手，只有在地獄裡爬上來的人身上才會帶著這能夠震懾對手的殺氣，可燕十三說話時又是一副不諳世事的神情，用這種神情說話，只會讓人更加恐懼。

「阿扶。」鳳怡年喚著她的名字。

「嗯，你……」燕十三欲言又止。

她想問問，他還記得她嗎？

「今夜初遇阿扶姑娘，沒想到會這般投緣，想來是妳我上輩子註定的緣分。」

這話使得燕十三斷了最後的念想，果然，他不記得，不過沒關係，她記得就好。

阿扶，我們兩世的緣分，我躲不掉，妳亦逃不開。

上一世他辜負了善良的阿扶，所以老天爺讓他重生，好彌補對阿扶的虧欠。

他鳳怡年何時在乎過什麼乞巧節，男人們趨之若鶩的花魁，在他眼中不過是個陌生女人，路上迎面相遇都不會偏頭多瞧一眼。

可是阿扶說過，七月七，她在寧城的河邊放了一盞河燈；七月七，她登上了花魁的船賞月；七月七，她在寧城吃了十個包子……上一世的七月七，阿扶有很多美好的回憶，唯獨沒有他鳳怡年的身影。

阿扶說話溫吞，沉默寡言，即便心悅鳳怡年，也很少主動提及自己的過往，唯一說過的就是這段經歷。

可當時他心中對這番話只有鄙夷，鬼谷的殺手又如何，就是個小家子氣的女人罷了，一個乞巧節也值得在他耳邊喋喋不休。

許久後，鳳怡年方才明白，這一天是阿扶十九年人生中為數不多的開心日，她沒有殺人，吃了最喜歡的包子，她第一次放河燈，第一次知道何為乞巧節。

這一日，她過的如平常女子一般。

因此這輩子，鳳怡年在寧城等了三日，他相信阿扶一定會來，七月七這一天，阿扶心中一定會有他的身影。

「公子，當真要帶著她一路同行？」小姑娘再也忍不住，從船塢裡跳了出來，男童根本來不及將她攔下。

「念湘，這裡可有妳說話的分？」鳳怡年在笑，可聲音卻是冰冷的，他不曾轉身去看念湘，雙眸只定在燕十三身上，目不轉睛的看著她。

「公子！」念湘氣得直跺腳。

眼前的女人來歷不明，出手毒辣，惹上這號人物絕對不會有好事，如今還要與她同行，一路上不知會不會惹上其他麻煩，他們身後已經跟著尾巴了，若是再來幾個尋仇的，那可真是頭大。

「念湘，妳若再開口說一個字，我保證讓妳日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」

「公子息怒，念湘打擾了公子同姑娘賞月的雅興，念清這就將人帶下去。」念清跳了出來，一手提著念湘的衣領，一手捂著她的嘴，生怕她膽大包天的再說出什麼話來，急忙將人拖回船塢。

「阿扶莫氣，家奴不懂事，我會教訓他們。」

燕七說，這人間的怨恨都離不開柴米油鹽，欠債還錢，人活在世，王公貴族要銀子，貧民百姓也好銀子，連他們鬼谷也離不開銀子，一切的愛恨情仇都離不開錢財，剛剛那小姑娘應是怕她路上蹭吃蹭喝。

「我有銀子。」燕十三掏出錢袋打開，裡面金銀頗豐，「一路上吃飯住店無須你出錢，我、我為你殺人也不收銀子。」

一個人頭百兩黃金是鬼谷的規矩，但不是她燕十三的規矩。

「阿扶快將錢財收好，不能讓其他人瞧了去，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。」鳳怡年幫燕十三收好錢袋，「今夜可點了河燈？」

「點了，可不知漂去哪兒了。」燕十三後悔這麼早放河燈了。

兔子好不好看，燕十三從未仔細瞧過，露宿荒林時她都會打野兔來吃，扒了皮，掏出內臟清理一番，在肉上抹鹽巴烤著吃，雖沒有包子好吃，但也是極為可口的。

「待明年乞巧節，我同阿扶買河燈，一同點上可好？」

燕十三咬著下唇，若是明年今日她有任務在身，要去殺人怎麼辦？

師命不可違，師傅說，鬼谷弟子若是違背了師命，定會死無葬身之地，她不想死，她還想同鳳怡年一起點河燈呢。

「怎麼了？不想嗎？」鳳怡年掌心生汗。

她是喜歡他的，上輩子他是個榆木腦袋，沒有看出她眼中的愛意，直到她萬箭穿心倒在他懷中……

鳳怡年，你真好看，我喜歡你。

這是她最後留下的話，上一世她違背了師命，用命來護他，是他對不住她，更是他害苦了她。

「想。」她怎麼可能不想呢。

燕七說了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想不透的事便不要想，待到了時候，一切便都明瞭了，現在她只要遵循本心即可。

鳳怡年笑了，他的阿扶果然還是喜歡他的，上輩子喜歡、這輩子亦然。

「念湘，將姑娘們送上岸去，記得賠老闆的船錢。」

「是，公子。」念湘恭敬的道，不敢再對燕十三有任何質疑。

婢女們哭哭啼啼的將花魁抬到刺客的小船上，念湘划船將人送上岸。

燕十三不敢再去觸碰鳳怡年，只毫不避諱的打量著他，絲毫沒有女兒家的嬌羞。

「阿扶既喜歡看，那我便湊近了讓阿扶瞧。」鳳怡年傾身過去。

兩人離得很近，近到燕十三能感覺到撲面而來的熱氣。「嗯。」

「念清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們走。」

「是，公子。」念清飛身上了小船，撐起竹竿。

鳳怡年欲要去拉燕十三的手，沒承想燕十三卻閃開了，「手髒。」

「不髒。」鳳怡年不解，他方才明明將她手上的血都擦乾淨了。

「師兄說，我這雙手沾了太多的血，洗不乾淨。」他們鬼谷弟子一入鬼谷，便已墮入十八層地獄，永無翻身之日。

上一世，她喜歡他，可直到臨死前才敢將手放在他的臉上，因為她深知今日一別，再無相見之日。

胸口處傳來隱隱的痛意，他還想去拉燕十三的手，可是她依舊躲他，鳳怡年不想勉強，便將袖子送到她手邊，「那拉這個，剛剛也染過血了。」

上一世，他是喜歡藍衣的，因為江嬌喜歡他穿藍衣。

可是這一世，他卻是喜歡紅衣，因為他的阿扶雙手沾血，他唯有一襲紅衣才能配得上她。

燕十三猶豫了片刻，還是緊緊的抓住了鳳怡年的袖子，衣裳總歸是要換的，洗過了就不髒了。

「走。」鳳怡年的輕功也是極好的，兩人飛身上了小船。

「念清，走吧，划慢些，要穩，若是摔到了阿扶，我唯你是問。」

「是，公子。」

念清不像念湘那般活潑好動，可是鳳怡年剛剛的一番話還是讓他在心中犯了嘀咕。

自打公子受傷昏迷，醒來後處處透著怪異，公子一向不喜多言，可今日卻對著一個陌生女人說了這麼多的話。

公子素來只對江姑娘一人好，姑蘇城那麼多名門望族的姑娘，他平日裡瞧都不瞧一眼，也因江姑娘的喜好而喜穿藍衣，可自打醒來後，公子卻日日都穿著耀眼的紅衣。

公子還是公子，可是……卻有些地方又不像公子。但這些話念清也只敢在心裡嘀咕，不敢說出口。

「阿扶住在哪家客棧？」

「悅來客棧。」燕十三回答。

「去找念湘，告訴她，今夜我們也住悅來客棧。」

「是。」念清恭敬的答道。

小船上備有火油和弓箭，可見有備而來，只可惜無人生還，鳳怡年望著遠處那艘已經沒有活人的花船，「阿扶喜歡火嗎？」

「喜歡。」燕十三喜歡火，尤其是殺了很多人的時候，屍體處理起來很麻煩，一把火燒過便什麼都沒有了。

「念清。」鳳怡年招呼了一聲。

「是，公子。」念清放下撐船的竹竿，在箭頭上綁著棉布，往桶裡沾上火油，掏出火摺子點燃，拉滿弓，嗖的一聲，箭射向船塢，他一連射了四枝，花船瞬間沉浸 在一片火光之中。

「快看，著火了，船上有沒有人啊？」

「哎喲，那不是花魁的船嗎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救人啊、快救人！」

岸邊人群的議論聲傳到燕十三耳中，她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面無表情的看著眼前的一切。

「阿扶，美嗎？」鳳怡年扭頭盯著燕十三的側臉。

「美。」燕十三點頭，她喜歡他處理屍體的法子。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鳳怡年仰頭大笑，全然不覺燕十三的回答詭異。

念清撐著竹竿，不敢多言，眼前的陌生女子實在太過怪異，她的想法、做法都異於常人，可是今日的公子比這女子更為奇怪。

## 第二章 義莊遇追殺

「小二，把你們店天字第一號房給我們公子讓出來。」念湘將沉甸甸的銀子交到店小二手裡。

「貴客裡面請，快請。」店小二見燕十三領回來這麼一位貴人，連忙點頭哈腰的招呼。

「公子，這客棧也就一般般，天字一號房怕是也好不到哪兒去，我們為何要從……」念湘跟在鳳怡年身後小聲嘀咕著。

「念湘，公子今日不想再聽到妳多說一個字。」鳳怡年的手指抵在念湘的唇上，這小丫頭真是被他寵壞了。

念湘聞言，閉緊了嘴巴，別說開口了，甚至都不敢抬頭去看鳳怡年。

公子生氣從不會發怒，他總是這般笑，笑得越燦爛，代表他心裡的怒火越盛，惹怒公子有什麼後果，她完全不敢去想。

平日裡蹦蹦跳跳的小姑娘一下子變成了霜打的茄子，躲在念清身後，只能偷偷的

瞪著燕十三，都是因為她，公子才對她發怒。

「明天幾時出發？」燕十三問鳳怡年，他們都是要去姑蘇的，約好同行。

「等阿扶睡醒了我們就出發。」鳳怡年裝模作樣的打了個哈欠，「我不急，阿扶急嗎？」

想著三個月的時限，燕十三搖頭，「不急。」

她心中有些不捨，她還沒看夠，不想同鳳怡年分開，可燕七說男女授受不親，不可同房而眠，這人世間的規矩燕七懂得比她多，他若說不可，便是不可。

燕十三悶著頭回到房間，她向來劍不離身，即便是睡覺追命也會握在手上。這是師傅說的，來殺你的人可不會將你叫醒再動手。

燕七總說她沒心沒肺，所以沒心事，從不會失眠，倒頭就能睡，燕十三雖未曾反駁，但是她知道燕七是錯的，一個人沒心沒肺便活不成了。

她摸著胸口，感受心臟強而有力的跳動，輾轉反側。

鳳怡年，是個好名字，好看的人配好聽的名字，今夜她的心裡滿滿都是他，他的身影在她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
咕嚕嚕、咕嚕嚕……肚中傳來叫聲，她餓了。

在船上殺人消耗不少體力，偏偏店小二買回來的包子都吃完了，燕十三躺在床上翻了個身，抿著嘴回味著包子的香味。

她喜歡鬼谷，因為鬼谷有吃不完的包子，師傅不知從哪找來的廚子，可以日日夜夜為她做包子，只要她想吃，永遠有人送進房中。

腹鳴一聲接著一聲，燕十三爬起身，她得去尋些吃的來。

這時，聽到門外有動靜，燕十三從不廢話，就在門被推開的一瞬間，追命快速的飛了出去。

「阿扶。」低沉的聲音中帶著寵溺，若是尋常人這會早就倒地變成一具屍體，可鳳怡年卻是手腕一轉，輕鬆握住了追命，「阿扶可是不喜歡我了？」

「喜歡。」燕十三三步便跨到鳳怡年身邊，她盯著他握著劍鞘的手，屏住呼吸，

「鬆手，我看看。」

她不是會收力之人，出手即是斃命，不給敵人留絲毫的生機，師傅這麼說，燕七也是這麼說。

鳳怡年關上門，笑盈盈的張開右手，手心泛紅，他能接下她的這一招也用了八成功力，若換成念清和念湘只怕是要受重傷。

燕十三不敢去碰他的手，她蹲下身，小心翼翼的對著鳳怡年的手心吹氣，「疼嗎？」她記得年幼時，她餓得走不動路摔倒，膝蓋磕到石頭上，娘便是這般對著傷口吹氣，娘說這是仙氣，吹吹就不疼了，她是娘的孩子，應該也能吹出仙氣來吧。

「剛剛很疼，可是阿扶吹過後便一點也不疼了。」鳳怡年展開手掌到燕十三眼前，說話的口氣如同哄騙孩童一般。

「嗯。」燕十三不好意思的揉揉眉心，「日後你若受傷，我就再給你吹吹。」吹吹就不疼了。

「好。」鳳怡年想去拉燕十三的手，可還是被她閃過了，看得出她很是忌諱自己

碰她的手，鳳怡年在心中歎了口氣，「餓嗎，剛出鍋的包子。」

「咕嚙嚙！」不等燕十三回答，肚子裡發出的聲音已經回答了鳳怡年的提問。

鳳怡年打開最外層的油紙，肉包子的香氣瞬間撲面而來。

燕十三也不客氣，抓起一個包子就塞進嘴裡，她不怕死，但怕餓，吃不飽的滋味太難受了，還不如死來得痛快。

她剛去鬼谷的時候，每次吃飯都要挨打，因為她並不知道何為飽，只要面前有食物，她便會一直往嘴裡塞，師傅打她，是不想讓她撐死。

在心儀的男子面前，哪個女子不是面帶羞澀，矜持一番，但燕十三全然不懂這些。

鳳怡年也不在意，倒了兩杯茶，一杯遞到燕十三面前，「慢些，別噎著了。」

他不會嘲笑燕十三，永遠也不會，鬼谷弟子可以說不能稱之為人，而是遊蕩在人間的惡鬼，就連閻王都要忌憚三分，燕十三能活下來，其中經歷了什麼可想而知。

「我今晚住這，行嗎？」

燕十三嘴裡的包子還未吞嚥下去，便急不可耐的伸手又要抓。

「吃慢些。」鳳怡年擋下了燕十三的手，抓起一個包子小小的咬了一口，然後在嘴裡連續咀嚼了七八下，方才吞嚥下去。

不急，他有一輩子的時間教她，她是人，不是鬼。

就算是燕七，敢這般阻攔她吃包子也是要挨上一頓打的，可是面對鳳怡年，燕十三就變成了搖著尾巴討主人歡心的小奶狗，她學著鳳怡年的動作，一下下的咀嚼，直到將嘴裡的肉餡嚼碎了吞嚥下去。

「啊……」燕十三張開嘴讓鳳怡年看，她沒有撒謊，都吞下去了。

「我們家阿扶最乖了。」說著，鳳怡年將一個包子遞到了燕十三手中，「記住，日後都要這般吃，不可再急躁了。」

「嗯。」燕十三討好的點著頭。

「阿扶，今夜住下，可好。」鳳怡年又問了一遍，剛剛燕十三的注意力都在包子上，漏了這句話。

「好！」燕十三一雙眸子亮晶晶的，她丟下手裡的包子，指向床的方向，「夠大，能睡兩個人，我不需要被子和枕頭，都給你。」

睡地上也行！她能睡在屍體堆裡，能睡在墳地裡，能睡在棺材裡，她什麼都不介意。

「答應了，就不許反悔。」

燕十三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，原地轉了一圈，彎下腰去撿掉落在地的包子，就勢要往嘴裡塞，不料卻被鳳怡年給攔了下來。

「阿扶乖，掉在地上的包子不能吃，髒。」鳳怡年心疼地摸向胸口。

「為何？地上的包子狗能吃，我為何不能吃？」人明明和畜生無異，燕十三實在不理解為何鳳怡年和燕七一樣，都不讓她吃地上的包子。

「阿扶……」鳳怡年的聲音在發顫，「阿扶最乖了，答應我，日後阿扶都不可再吃地上的食物，可好？」

燕十三愣了一會，扯著嘴角，迫使自己露出一個笑容，「好。」

答應他，什麼都答應他，不需要任何緣由。

燕十三小口的吃著包子，她目光赤裸裸的落在鳳怡年身上，毫不避諱，反倒是鳳怡年被瞧得不好意思，假借整理床鋪的名義背過身去，不敢再去看燕十三。

燕十三貼著牆壁躺下，她懷抱著追命，縮成一團，枕頭給了鳳怡年，被子也給了鳳怡年，這張床看著很大，沒想到鳳怡年一躺下來卻變得這般小，她只能盡力縮著身子。

「就讓阿扶受些委屈，枕著我的手臂可好。」鳳怡年手臂順著她的頸窩伸了進去，原本被燕十三推給他的被子也一半蓋在了她的身上。

燕十三仰著頭，看向鳳怡年，她的背緊貼著牆壁，將雙手塞入懷中，「好。」她的雙手都是血，可是脖子上沒有，不會弄髒他。

鳳怡年的耳朵微微發燙，「阿扶，日後都這麼睡可好？」

「嗯。」她決定以後要努力為鬼谷殺人，這樣就可以多多下山來走動，有更多的機會和他同床共枕。

「阿扶，乖，閉眼，睡吧。」

上一世，他將一輩子最重要的承諾許給了那個女人，他待她好，想將所擁有的一切都和她分享……到頭來一切都是徒然，背叛他的正是最親近之人，而捨命救他的卻是被派來殺他之人。

造化弄人，老天爺還真是喜歡開玩笑。

「阿扶，我們明天去吃鹽酥雞可好，可好吃了，比包子好吃。」

「嗯。」燕十三聽了鳳怡年的話乖乖的閉上眼睛。

不是要她睡覺嗎，為何還要同她說話，奇怪。

「阿扶，我們去做兩身衣裳吧。」

「嗯。」她有衣裳，燕七今年剛為她做了兩身新的，她都還沒穿過呢。

「阿扶……」燕十三閉起眼睛了，鳳怡年方才敢好好的打量她。

她還是他記憶裡的模樣，呆呆傻傻的，一看見他便目光發直移不開眼睛，將心裡話一股腦都說了出來。

「我是鬼谷的人，是來殺你的。」

「我喜歡你，我們之前見過的，你忘了？」

「你快跑，跑得越遠越好，你不是師傅的對手、我不知誰要殺你，師傅沒說……」

「你要殺我，為什麼？你……不喜歡我嗎？」

「你怎麼哭了，是因為我快要死了嗎？記得我，下輩子一定要認得我，我……還會喜歡你的……」

一時間，燕十三對他說過的話全都湧現在腦海中。

「睡吧……睡吧……」鳳怡年將停在空中的手收了回來。

阿扶，此世我定不會辜負你。

燕十三睜開眼睛，發現自己的手不知何時伸進了他的衣服裡，隔著一層中衣，他

的心跳聲咚咚咚傳來，她的腿插入他的雙腿間，被他夾得死死的，動彈不得。他擁她入懷，連帶她懷中的追命都一併摟在懷中，她的鼻尖抵在他的下顎上，溫熱的觸感讓她手足無措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天已經亮了，窗外熙熙攘攘的傳來了商販的叫賣聲，她一向天不亮便會醒來，今日為何會睡得這麼久？

「阿扶。」耳邊傳來軟糯的聲音，像是囁語，又像是在呼喚她。

「我在。」燕十三答話。

「阿扶、阿扶、阿扶……」鳳怡年好像沒聽見似的，一遍遍輕喚著，而後睜開朦朧的雙眼，收緊手臂，「阿扶睡得可安穩？」

「安穩。」燕十三扭著身子，想從鳳怡年的禁錮中掙脫出來。

「我可有出現在阿扶夢中？」鳳怡年倒也不強迫她，鬆了手放燕十三自由。

「我從不作夢。」燕七總說她是個怪人，說這世間怎麼會有不作夢的人呢，可她當真從未作過夢。

「可惜了，不過沒關係，阿扶昨夜有出現在我的夢中。」鳳怡年起身，伸了個懶腰，一副滿足的模樣，「昨夜睡得好，醒來便覺精神百倍。」

燕十三抱著追命跳下床。

「公子，阿扶姑娘，吃早飯了。」

門外說話的是念清，還好不是念湘，燕十三沒法應付，那女童話太多，總是問東問西的，她真不知該如何回答。

她喜歡話少的人，當然，鳳怡年除外，燕七也除外。

吃完早飯，幾人準備上路，鳳怡年和燕十三對店小二來說就是財神爺，兩人出手闊綽，又好相處，可惜只住一晚。

「姑娘，您的驢餵飽了。」店小二從柴房裡將驢牽出來，把繩子遞到燕十三手中。

「這、這驢頭上怎麼還有一朵大紅花啊，黑驢配紅花，還真是夠俗氣的。」念湘就是管不住一張嘴，說完才發現不妙，趕緊躲到念清身後，不敢冒出頭。

手持長劍的冷面女子牽著頭戴紅花的黑毛驢，店小二覺得奇怪，念湘念清也覺得奇怪，可唯獨鳳怡年，如此怪異的人他卻親切的阿扶、阿扶的叫著，像是相識多年的老友一般。

「阿扶，我們去買衣裳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阿扶，這件白衣可好？」

「好。」燕十三最討厭白衣，染上血極為難清理，但他喜歡她就穿。

「阿扶，妳瞧這黑衣如何，我穿的。」

「好看。」黑色和紅色相比，燕十三還是更喜歡紅色，可惜殺人穿紅衣太過顯眼。走出綢緞鋪子，燕十三一身白衣飄飄若仙，長劍被布包著負在背上，鳳怡年一身黑衣，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把摺扇。

一行人出了城，念清牽著驢，念湘踢著腳邊的石子，四人走在荒涼的小路上。

「公子何時這麼喜歡說話了？」念湘悶悶不樂。

「從遇見這位阿扶姑娘開始。」念清回答。

「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別多。」念湘用手指戳著黑驢，眼珠一轉，像是想到了什麼，「你說公子是不是變心了，這女人怪是怪了些，但瞧著也有幾分姿色。」

念清腳下一頓，「不可能，公子對江小姐一往情深，這麼多年從未同其他姑娘親近過。」

他跟在公子身邊五年了，公子絕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浪子。

「那現在這情況究竟是你瞎了還是我瞎了？」念湘個子矮，踮起腳憤憤不平的指著前面，「你看你看，這一路上公子喋喋不休，平時可是一年都見不到他說這麼多的話；昨晚還住到人姑娘房裡去了，孤男寡女的，鬼知道發生了什麼。還有啊，今早的情況你又不是沒瞧見，公子對阿扶姑娘噓寒問暖，關懷備至，連江姑娘都未曾有過此番待遇。」

念湘雖然管不住嘴，但說的都是事實。

「不過也好，若是非要二選一，我選她。」她望著燕十三的背影，「雖是冷血了些，不過功夫高，長得也不錯，話少人笨，對你我也算客氣……」

「妳啊，少說兩句吧。」念清將不自覺加快腳步的念湘給拉了回來，「公子昨日的話妳忘了？」

「沒忘！」念湘撇著嘴，悶頭不再理會念清，顯然是生氣了。

「阿扶，妳看溪水如此清澈，我們去洗洗手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阿扶，包子涼了不好吃，吃些肉乾可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阿扶，我睏了，靠著妳的肩膀睡一會兒可好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阿扶，妳瞧這花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。」

「阿扶，是我好看還是花兒好看？」

「你……你好看。」

「阿扶，妳走慢些，很著急嗎？」

「不急。」

念湘覺得自己肯定是青天白日見了鬼，念清嘴上不說，但也好不到哪兒去。

這幾日鳳怡年的一舉一動他們兩人都看在眼裡，那名為阿扶的姑娘正不正常他們不確定，但是他們家公子確確實實是瘋了。

念湘覺得阿扶姑娘是妖女，肯定給公子下了什麼咒，念清倒是比他姊姊清醒，怎麼看都是公子給阿扶姑娘下了咒，無論公子說什麼，阿扶姑娘皆是言聽計從，這些日子就沒聽見她說過一個不字。

不過不管是誰給誰下咒，吃住時還是得回到現實中的。

義莊外，念湘拽著念清的衣角，左看看鳳怡年，右看看燕十三，「公子，今夜當、當真要住這？再往前走走一定會有村落的，要、要不再瞧瞧，沒村落住廟裡也成啊。」

鳳怡年搖晃著手裡的摺扇，瞧著燕十三笑。

念清倒是不在乎這些，他與姊姊是孤兒，早些年在街上流浪，雖未睡過義莊，破廟卻是常睡的。

燕十三抬頭望了望天，「下雨天，殺人夜，住這吧。」

這沒頭沒尾的一句話聽得念湘丟了魂，好一會才反應過來，「公子，您還真陪著她發瘋啊？」

他們家公子可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，吃最好的、穿最好的、住最好的，何時受過這等苦。

「小丫頭，瞎說什麼呢，沒聽我們家阿扶說嗎，下雨天，殺人夜，住著吧。」鳳怡年輕點了下念湘的鼻尖，語氣中帶著些許責備，可眼裡卻是滿滿的寵溺。

「快要下雨了，就住著吧。」念清拍拍念湘的肩膀安慰道。

「瘋了瘋了，一個個的都瘋了，都瘋了……」念湘話裡帶著哭腔，卻也只能顫抖著雙腿跟著念清進了義莊。

念湘雖不怕屍體，但是大晚上的，義莊裡一排白色紙燈籠，屋子裡躺著的屍體蓋著草席，烏青的腳掌還帶著泥塊，甭管誰見了都要膽寒的。

「念清，你冷嗎？」炎炎夏日，夜晚的風都是熱的，可是念湘卻打著哆嗦，總覺得這裡寒氣逼人。

「有、有點。」念清倒是沒念湘表現的那麼明顯，不過也頗有些不適。

燕十三來到義莊如同回到了家一般，輕車熟路的打開幾口棺材蓋，只有兩個是空棺。

「睡這。」她面無表情的指著兩副棺材道。

「這是給死人睡的，我們是活人！」念湘真的快哭了，她現在瞧著燕十三就和瞧見黑白無常似的，說話都不敢大聲，生怕她一個不高興把她的魂給勾了去。

鳳怡年朝念清使了個眼色，「我身子乏了，今日就先睡了，念清，照顧好你姊姊，阿扶，過來。」

兩副棺材要睡四個人，當然是兩人睡一起了。

「進去，蓋棺。」燕十三言簡意賅。

念湘還想說什麼，卻被懂事的念清捂住了嘴，強行拉進棺材裡，砰的一聲悶響，厚重的棺蓋落下，燕十三貼心的留了縫給兩人喘氣用。

另一邊，鳳怡年已經乖乖的躺進棺材，笑著拍拍身邊的位子，喚了聲阿扶。

蓋上棺蓋，四周漆黑，彼此的呼吸聲變得濃郁而厚重，兩個成年人躺在一副棺材裡只能側著身，鳳怡年的手搭在燕十三的腰上，怕她躺得不舒服，還貼心的貢獻出自己的胳膊當枕頭。

「有東西跟著。」燕十三解釋今晚非要住在這裡的理由。

念湘說的對，這裡是義莊，再往前走必定有村落，夏日天熱，就算淋些雨也無妨，

但身後跟著的東西很麻煩。

「不過是些阿貓阿狗。」鳳怡年不在乎的道。

「嗯，這裡沒有活人，好處理。」

「我們阿扶還真是菩薩心腸，怕驚擾到村民。」鳳怡年誇讚道。

這是在誇她吧？燕十三撓撓頭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鳳怡年身上佩戴著香包，是淡淡的蘭花香，很好聞，燕十三吸著鼻子，向前湊了湊，「真香。」

「喜歡？」鳳怡年的手臂又收緊了些，經過這幾日的相處，他也發現了，摟摟抱抱燕十三都由著他來，不會拒絕，唯獨不讓他碰她的手。

「嗯。」燕十三像小狗似的嗅啊嗅，怎麼聞也聞不夠，鳳怡年身上的香氣使她莫名的安心，她忍不住抬起袖子聞了聞自己，刺鼻的血氣，根本洗不掉。

「我們阿扶也好聞。」鳳怡年將鼻子抵在燕十三露出的脖子上，用力的吸了一大口，「血氣，我喜歡。」

「你喜歡血氣？」燕十三聞言止不住的欣喜。

正常人怎麼可能會喜歡血氣，躲都來不及，可鳳怡年說的話，燕十三一律相信，從不懷疑。

鳳怡年則是死過一次的人，這一世他也是真喜歡燕十三身上的血氣，燕十三那點小心思他閉著眼睛都清楚，自然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屋外狂風大作，吹得本就破舊的門板吱嘎作響，一處的窗戶被狂風吹開，臨窗的草席子被吹起，面目猙獰的屍體接連露了出來。

棺材裡，念湘不知該閉上眼睛還是該睜著眼睛，她躲在念清懷中瑟瑟發抖，心中將燕十三從頭罵到腳。

燕十三是倒頭便睡的性子，棺材板於她來說和床無異，聞著淡淡的蘭花香，她睡得很安穩，鳳怡年在閉目養神，不知想著什麼。

雨點落下，敲打著地面，好似鼓點一般，催促山野間的趕路人加快腳步。

燕十三突然睜開眼，「來了！」

鳳怡年也睜開雙眸，看著燕十三單掌撐開棺材板。

義莊內破舊的門板轟然倒地，一群人衝了進來。

追命出鞘，一劍刺入領頭人的胸口，凝結的黑血緩緩流出，無人喊痛。

鳳怡年飛身躍出，一腳踢開另一副棺材，未看清人，軟鞭已經如靈蛇般掠過，纏住鳳怡年身後人的脖子。

「公子小心！」念湘跳出來，抽出匕首剛想衝進人群，卻被鳳怡年給拽住了衣領。

「小丫頭，妳那三腳貓的功夫就不要去丟人了。」鳳怡年臉上的笑帶著幾分妖豔詭異，和這義莊倒也極為相配。

四人之中念湘的功夫最弱，好在她也知道自己的斤兩，不是強出頭的性子，乖乖地在一旁看著。

一招能殺人就絕不要用兩招，兩招能斃命就絕不要用三招，鬼谷弟子習的都是實打實的擊殺術，沒有那些花裡胡哨的把式，招招斃命，追命的劍鋒奔著的都是脖

子、胸口這些地方去。

「小丫頭，看出什麼門道沒有？」鳳怡年懶懶靠著棺材，藉著微暗的燭光，像是在看熱鬧一般。

「公子，這些人很奇怪。」念湘瞪大眼睛看了好一會，發現這些人肢體僵硬，功夫雖然都不錯，可是這肩、手肘、膝蓋回彎的動作卻怎麼看怎麼怪，不像是正常人該有的模樣。

來者甚多，就算燕十三功夫再高也總有一兩個漏網之魚，其中一人瞅到空隙直奔鳳怡年而來。

「這些是屍人。」鳳怡年手腕一轉，摺扇在空中劃出一個弧度，那衝過來的人目光呆滯，張著嘴發不出任何聲音，脖子上一道血痕漸顯，緊接著黑色的血如同泥漿一般緩緩流出，之後應聲倒地，再也沒能起來。

「公子，何為屍人？」念湘不解。

「念清，和我們家阿扶好好學學，殺人用不著花架子。」鳳怡年沒有立刻解答念湘的疑問，而是藉機指點了念清一番，能活著看清燕十三的招式，記下來後回去好好鑽研，對那小子來說也是受益匪淺。

好一會兒，鳳怡年才繼續跟念湘說：「將死之人被灌下長生之藥，從此不老不病，成了屍人，非人非屍，只能聽命於藥主。」

念湘喉嚨一緊，「公子，這哪是什麼長生之藥，還不如閻王爺的催命符呢！公子，阿扶姑娘到底招誰惹誰了，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人想要她的命？」

說句難聽的，現在燕十三在她眼裡就是個害人精！

「哈哈哈，我們家阿扶這麼厲害，不去找別人麻煩便是好的了，誰敢招惹她啊，這些屍人是衝著妳家公子來的。」

念湘功夫不行，但是腦子轉得倒挺快，「花船上的那些人也不是強盜，而是衝著咱們來的？」

鳳家產業遍布各地，今年是公子掌家的第一年，自是要去巡視一番的，念湘本來只當是普通的巡視，未曾想過竟會這般兇險萬分。

鳳家是首富，公子的母親又出自金陵上官家，和皇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，到底是哪個傢伙吃了熊心豹子膽，敢打公子的主意？

「公子可有懷疑的對象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」鳳怡年忽然神色一凜，話還未說完人已經衝了出去。

「公子，小心啊！」念湘在身後大叫。

此時的燕十三胸口血氣上湧，動作明顯慢了下來，可這些屍人根本沒能近她的身，她也沒有受傷，怎會如此？

下一瞬，一個堅實有力的臂膀摟住了她的腰，焦急的問道：「藥呢？」

對，藥，她竟忘了吃藥！

不等燕十三回話，鳳怡年摸上她的腰，瞬間便在腰間翻出一粒被紙包著的藥丸，「張嘴。」

燕十三乖乖張開嘴，讓鳳怡年親手將藥丸送入她口中。

「阿扶，借劍一用。」說完，鳳怡年巧妙的奪下了追命，「都該死！」

他眼中透著陰冷，不再是個圍著燕十三團團轉，一口一個阿扶的儒生公子，更像是來自地獄的修羅。

一瞬間，燕十三彷彿從鳳怡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黑衣長劍，招招狠戾，黑色血滴濺到鳳怡年的手背上，他卻全然不在乎。

燕十三吞下藥，丹田中的那股熱氣緩緩平息，很快恢復如常，不過她沒有急著去幫鳳怡年，而是看著不遠處，茂密樹林中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。

是她嗎？燕十三動了殺意，敢招惹鳳怡年，即便是鬼谷之人也該死。

「阿扶！」鳳怡年一把摟住了燕十三的腰，「阿扶，我受傷了，妳快瞧瞧。」與此同時，樹林裡的聲音消失了。

「哪裡？」燕十三一聽就忘了其他事，著急的查看鳳怡年身上，「傷在哪兒了？」她仔仔細細的查看了一番，卻發現鳳怡年連塊皮都沒破，面色紅潤的模樣也全不像受了內傷的樣子。

「頭髮，你瞧。」鳳怡年捏著三根斷了的髮絲，遞到燕十三手中。

念湘聽聞差點閃了腰，念清也好不到哪兒去。還是第一件見有人將髮絲斷了稱為受傷。

「疼嗎？」燕十三認真的問道。

念湘像是看傻子似的看著不遠處的兩人，而後走到念清身邊，「你打我一下。」

「為何？」念清不解。

「少廢話，讓你打就打，但要輕點啊。」

念清聽話，不輕不重的拍了下念湘的手背。

「嘶！會痛，那一定是腦子壞了，回去得請大夫好好瞧瞧。」念湘自顧自念叨著。

「髒了。」見鳳怡年手背上沾著血，燕十三立刻用袖子幫他擦乾淨，他是天上的仙子，他的手不能髒，「日後殺人的事，我來。」

「哪裡髒？」鳳怡年右手一揮，劍氣劃過衣袖，那染血的一角袖口緩緩飄落在地，

「瞧，這不就乾淨了。阿扶的追命真好用，比我這破扇子好用多了。」

他岔開話題，一手歸還追命，一手從腰間抽出摺扇。

好用？燕十三蹙眉接過追命。

燕七說，她的追命是世間最難用的一把劍，明明向左刺，劍鋒卻向右拉扯，明明是在收手，可追命卻要向前猛刺，燕七對追命頗為頭疼，用過一次後便發誓就算用樹枝都不會再用追命。

燕十三望著左手掌心出神，劍有靈，亦嗜血，開劍需用活人鮮血來祭，掌心的一道傷痕便是開劍時留下的，師傅說，這樣從今往後追命只會認她一個主人，可他卻說好用？燕十三不解。

「想什麼呢？」鳳怡年下意識去拉燕十三的手腕，燕十三想事情想得出神，倒也全然忘了躲避。

手指搭在燕十三的脈上，鳳怡年頓了下，手中的摺扇忽地落地，發出不輕不重的響聲，驚得念湘心跳漏了一拍，以為還有漏網之魚。

「妳當自己是大羅神仙，不會痛、不會死嗎？」鳳怡年怒吼。  
姊弟倆傻了，公子這脾氣來得突然，而且還是對阿扶姑娘發脾氣？  
燕十三想收回手，卻被鳳怡年死死的握著，「鬆開。」  
她聲音裡有幾分不悅，手上的動作卻是溫柔的，她永遠都不可能傷害鳳怡年。  
「妳是人，不是鬼，是會死的！」鳳怡年眼眶泛紅，這幾日的溫文偽裝蕩然無存，他衝著燕十三嘶吼，「那藥不能再吃了。」  
他上輩子也看過燕十三因為沒有服藥產生症狀，剛剛才會趕緊餵她吃藥，但根據重生後蒐羅到的鬼王資料，他又有些疑心，於是故意探燕十三的脈，沒想到……他受不住，受不住燕十三再次倒在他懷中，無聲無息，永遠不會再睜開雙眼……  
「公子？」念清欲要上前勸阻，卻被念湘給攔了下來。  
公子的事，還輪不到他們兩人插手。  
「不吃也會死。」燕十三聲音平靜，彷彿在說著一件無關緊要的事。  
鬼谷弟子每月都要服用一粒藥丸，由師傅親自調配，說這是仙藥，吃了能延年益壽，燕十三信，每月按時服下，自從服藥之後，她的功力確實大增。  
可燕七卻不同，每月服藥日他都盯著那粒小小的藥丸出神，他說那根本不是什麼仙藥，而是毒藥，雖然能讓他們功力大增，卻也在消耗他們的命，所以鬼谷弟子向來活不過三十五歲，這藥一旦吃下便不可斷，若是超過七日不服藥便會五臟爆裂、七竅流血而亡。  
鳳怡年放鬆力道，燕十三收回手，挑起地上屍人身上的衣服，小心翼翼的擦拭著追命，根本不敢去看鳳怡年的眼睛，不知為何，她竟是有些害怕對上他的雙眸，明明她連師傅都不怕的。  
「我不怕死。」她在說謊，她從前是不怕，可是見到鳳怡年後便開始害怕了，怕陰陽相隔，怕再也見不到他。  
「我怕，阿扶，我怕妳死……」鳳怡年的聲音柔和了下來，「阿扶，我們去找解藥，我知道哪裡有解藥。」  
他的手依然在抖，重活一世，他不單單只想救下自己的命，還要和阿扶長相廝守，她若是不在了，他活在世間又有何意義？  
「好。」燕十三將追命收回劍鞘，只要是他說的話，無論什麼都好。  
至於他為何會知曉鬼谷的祕密，又要去哪裡找解藥，燕十三並不打算追問，她不喜歡提問題，比較喜歡聽命於人，聽師傅的，聽燕七的。  
「念清。」  
「是，公子。」念清走上前，因著剛剛的打鬥，衣裳有些凌亂，一個竹筒從他懷中掉了出來。  
鳳怡年瞥了一眼。  
「公子，是府裡的飛鴿傳書，問公子的近況。」  
鳳怡年冷笑了一聲，「我倒是忘了這事……」  
上一世他在回姑蘇的路上也是一路巧遇殺手，當時他還納悶，怎麼好像江湖上所有殺手都知道他的位置，三天兩頭換著不同的人來要他的命，一路的追殺讓鳳怡

年疲憊不堪，夜裡有一點風吹草動便會驚醒，念湘更是為了替他擋下淬毒的暗器而死。

重生後他就懂了，那全是由於有內賊！

「告訴家裡，路上遇襲，不知何人所為，我們改水路去江陵。日後家裡的飛鴿傳書由我親自看過後再行回覆。」鳳怡年吩咐。

鳳家的人都想他死，他的父親，他的繼母，甚至他未來的妻子，真是荒唐至極。

「是。」念清聽命應下。

一直默不作聲的念湘眼珠一轉，突然像是明白了什麼似的，「公子，難道……」

「小丫頭，不可說。」鳳怡年衝著她眨了眨眼，做了一個噤聲的動作。

念湘一聽連忙捂上嘴，隨後一把扯過念清手中的竹筒，「公子，日後回信的活讓念湘來做。」

她性子懶散，原本並不喜歡咬文嚼字，畢竟這可是家信，是要給老爺看的，字字都須斟酌，可是剛剛公子的反應坐實了她的猜想，而自己那個老實弟弟可幹不來這種活。

「不枉公子疼你一場。」鳳怡年笑道。

「雨停了。」

主僕說話間，燕十三已經走出了義莊，烏雲密布的天空露出了月亮的身影，微風輕撫過臉頰，她閉上眼享受。

鳳怡年來到燕十三身邊，「下雨天，殺人夜，阿扶可喜歡雨天？」

「不喜，不好放火。」不能放火燒屍，麻煩。

經此一戰，念湘算是完全習慣了燕十三清奇的想法，也不再大驚小怪，拉著弟弟跟緊鳳怡年。這女人是怪了點，但對他們家公子卻是一心一意，捨命相護，這份恩情她念湘記在心裡了。

「我們家阿扶真可愛，是吧？」鳳怡年說著，轉頭看著姊弟二人。

「……是，可愛。」念湘差點咬著舌頭。

「可……可……」念清回頭瞧了眼屍橫遍野的義莊，第二個字在喉嚨間上下翻滾，遲遲出不來。

「伴著月色趕路，也別有一番滋味。」鳳怡年搖著手中的摺扇，「念清，明兒個天亮尋四匹馬來，我們改道去藥王谷。」

「公子，那驢怎麼辦？」反應最快的念湘問道。

四人齊齊轉身瞧著義莊木柱上拴著的黑驢，那義莊都快被四人給拆了，牠倒是趴在地上睡得安穩，全然沒有受到影響，這心大得也不知像誰。

「放了。」燕十三緩緩道，接著像是想到了什麼，「驢肉湯好喝嗎？」

當初她是從刀口下買走這驢的，那時屠夫口中就喊著要把牠做成驢肉湯。

念湘一聽這話，急忙跑過去解開拴驢的繩子，「起來懶驢，快跑快跑，晚了你就該變成驢肉湯了！」

她一邊說一邊揮著手將黑驢趕到林子裡，生怕燕十三反悔。

「哈哈哈……」鳳怡年被逗得哈哈大笑。

道阻且長，這輩子，他定能護下身邊所愛之人，阿扶、念湘、念清，無人會死。